

近桂苑

龙江晚报

2020.9.20 星期日 编辑 李微 美编 贾舒轶

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生下来最先知道并让人心向往之的大江大河，大抵应该就是黄河和长江了吧？

这不仅因为在尚不能独自出远游的童年时代，小学《语文》课本里“不尽长江滚滚来”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所激发的无边幻想，让原本就心怀童稚的少年浮想联翩，还因为从那一刻起，每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都深深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是炎黄之后、黄河长江养育的儿女。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黄河，是在三十多年前。

1984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地区文教处教研室工作。这年冬天，教研室接到省教科所通知，要求派员到沈阳参加一个语文教学会议。当时，文教处要抽调我到办公室当秘书，我不愿去，就提出以让我去沈阳开会为交换条件。之所以出差到沈阳为交换条件，我是有我的“小九九”的：一是可以趁转车机会逛逛北京；二是可以在陇海线河南境内从车窗看看黄河。

那时候，中国的火车不仅跑得慢，而且拥挤不堪。现在从天水到郑州，坐高铁仅四个小时，那次却跑了一天一夜。到了风陵渡，我就试图把自己挪到窗口，想瞅机会看一眼黄河的身影。可车厢里乘客挤得密不透风，脚下、头顶都是人，想挪动身子寸步难行，我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宣告失败。火车到了郑州，趁乘客上下车的机会，我在两排座位之间占据一个可以临窗眺望的位置，准备在火车过黄河的时候满足我已经贮藏了二十多年的愿望。

火车还没有出郑州城，一个大胖子一屁股挤到我前面，硕大的身体把整个窗户都占据了。就在我拼命挪动身子，寻找瞭望窗外的缝隙的时候，突然，车厢里有人惊呼：“黄河！”

伴随一声长鸣，火车驶上黄河铁桥，车厢里骤然骚动起来。站在过道里的、坐在座位上的、躺在行李架上的乘客，拥挤着、相互踩踏着，纷纷把头挤向车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在胖子腋下双手扒开一堆脑袋，争取到一点可以眺望窗外的缝隙。更多人则踮起脚尖，扒着别人肩膀，伸长脖子，寻找眺望黄河的位置。其时正值夕阳西下，火车已经行驶到郑州黄河铁桥中间，轰隆隆呼啸而过的窗外，一片金黄的洪流自北向南涌来。夕阳映照下，一川黄金流水如刚出炉的钢水，闪射着金灿灿的光华在天地之间奔流。

“这就是黄河啊！”

就在我趴在人头缝隙，痴痴望着金光灿灿的黄河，心旌飞扬、不能自己时，火车一声长啸，驶过了黄河大桥。窗外的田野、村庄，又陷入冬日的肃杀、灰蒙。

第一次和期待已久的黄河相遇，竟仅如此短短的

黄河的颜色

□王若冰



一瞬间。然而，就是这转瞬即逝的匆忙一瞥，郑州附近金光闪耀的黄河水和车窗外黄河经华北平原时的浩荡气势，便让我终生难忘。

《幼学琼林》有句话说“圣人出，黄河清”，意思是说经年浊浪排空的黄河是很难变清的。但20世纪90年代，我在兰州看到的黄河却青碧如洗。

那次到兰州天色已暮，我投宿的宾馆就在黄河铁桥之侧。第二天早上拉开窗帘，一条清粼粼的河流跃然窗外。河碧水清澈碧翠，舒缓东流。我有些纳闷：明明就住在黄河边上，眼前哪来这么一条纤尘不染的河流呢？室友指着窗外一河清流告诉我，眼前这条碧水清流就是黄河。他还告诉我，黄河在兰州以上，都清澈如许。后来到了青海贵德，面对从玛多黄河源头起步，在青藏高原蜿蜒奔流500多公里后依然青翠如玉的黄河水，我竟感动得双目湿润。

彼时彼刻，我的感动不仅来自黄河上源清澈见底的黄河水，更缘于此前我在壶口看到的泥沙俱下、跌宕奔突的黄河的膂力与气势。

那是2011年。这年秋天，为写作《渭河传》，我驾车开始了在渭河流域的孤身漫游。为了追寻渭河支流北洛河身影，我从陕西蒲城北上，直抵接近北洛河源头的志丹县。返回途中，发现有条公路直通壶口，便情不自禁，一脚油门从陕北高原进入被滚滚南下的黄河劈开一道裂口的秦晋大峡谷。

从陕北黄土高原断裂带纵横交织的沟壑环绕而下，闪烁着金色波浪的黄河时隐时现。到了壶口镇，满河流水如凝结在一起的黄金粘液，闪射着耀眼金光在秦晋大峡谷深处舒缓南下。傍依只有零星细浪无声翻滚的黄河转过一个弯子，骤然间就有隆隆巨响从陕北黄土高原断裂带纵横交织的沟壑环绕而下，闪烁着金色波浪的黄河时隐时现。到了壶口镇，满河流水如凝结在一起的黄金粘液，闪射着耀眼金光在秦晋大峡谷深处舒缓南下。傍依只有零星细浪无声翻滚的黄河转过一个弯子，骤然间就有隆隆巨响

迎面而来。顺着震彻峡谷的喧响望去，茫茫水雾从峡谷中央升起。水雾升腾的地方，在西北高原奔走2000多公里的黄河带着已经与茫茫黄土地融为一体的颜色奔涌而来。一个巨大的石壘朝天敞开，因两岸层层叠叠的巨石阻拦冲击而顿时变得膂力震天的滚滚黄河，如身披黄金铠甲、冲锋陷阵的威武之师，手挽手，肩并肩，高举金光四射的团圆巨浪，一排接一排，奋不顾身，朝巉岩高筑的壶口奔泻而下。飞泻而下的巨浪跌落壶底，似沸汤开壶，激流翻滚，声震如雷。堆堆巨浪飞溅而起，如竞相绽放的黄金，金光四射，璀璨夺目。

那一刻，黄河两岸被一种令人心旌飞扬金黄色映照着、笼罩着、拥抱着，犹如黄金锻造的宫殿。以至于此后多少年，只要一想起黄河，我耳际就回响起排排巨浪涌入壶口时排山倒海的隆隆巨响，眼前就浮现出壶口瀑布前赴后继、激情绽放的黄金浪花……

城市笔记

我的幸福你不懂

□刘改徐

那天上网，看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一家报刊发表，因为喜欢它的版式设计和插图，我把它发到朋友圈里。没过几分钟，一位朋友就在下面评论了一句：“发表一篇文章，有多少稿费？”我答：“50元左右。”他发来一个惊讶的表情：“在键盘上敲击这么多字才得这么一点儿钱？我公司随便哪位员工，每天打打电话赚来的钱，都不止500元呢！”

这些年朋友赚了不少钱，曾经反复劝我去他的公司上班，但我没有动过心。因为对我这种社交恐惧人士来说，怕是打500个电话也拉不到一个订单。对痴迷于文字的我来说，读书写字，才是日常感觉比较舒适的状态。当笔下的文字发表，证明心中的感悟得到某种认同，哪怕收益甚微，内心也是快乐的。

我认识一位漂亮的女孩，婚前追求她的人不少。后来，她嫁的那人，长得很好，但是家境一般，有人替她惋惜。有一次，女孩跟我聊天，说她和一位有钱人谈过恋爱，但他总是一副喜欢炫耀的样子，让她感觉不舒服。后来，她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第

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就看到从窗台到办公桌上摆了不少多肉和绿植，显得生机盎然。有一天，他请她到家里吃饭，她发现他不仅厨艺好，而且挺讲究生活情调，就算一个简单的菜式，也要配上与之相宜的餐具。再后来，他们走到一起，她更加了解到，他和自己一样，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们家客厅的玻璃瓶里，经常有他送她的时令鲜花；他在阳台拉了几根长长的铁丝，她就拥有了浪漫的紫藤瀑布；他花5元买回来的铜钱草，插到造型别致的玻璃瓶里，放在书架上十分养眼。

我到他们家去过，房子里没有很昂贵的装饰，却在细节方面很用心，让人感觉自然舒适。这样的风格，也像他们的婚姻——把凡俗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幸福是什么？一千个人也许有一千种不同的答案，所谓冷暖自知，外人很难从表面做判断。我们最不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别人是否幸福妄加评论。我们同样不要让别人的评价，影响自己的幸福指数。也许，你的幸福，我不懂，但我的幸福，你也未必懂。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 lswbscgh@sina.com 联系

大家V微语

语言追求

□莫言

●讲故事是小说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但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韵味无穷，确实大有学问。集市上两个说书人说同样一段书，悬念迭出、活灵活现的那位通常门庭若市，平铺直叙、语言干巴的那位多半门可罗雀。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之所以不可取代，关键在它的语言魅力和讲述技巧。

●鲁迅小说可以反复阅读，唐诗宋词可以再三吟诵，因为每次诵读都会产生审美愉悦。而一部优秀小说翻译成外文却少人问津，很可能是译者只翻译了故事，把语言的韵味丢掉了。

●作家应该有强烈的语言追求，把锤炼具有鲜明风格的语言当作毕生的功课。尽量让自己的语言更准确、更传神，能够在一个新的用法里，让很普通的词焕发出它内在的光芒，达到能被人理解却不产生歧义的陌生化效果。如果你的故事够好，叙事的技巧高明，语言本身也非常有美感，那么你的小说就容易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还承担着一个特别重大的责任，就是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语言。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的母语，使我们的母语更带感情色彩，更有表现力，更婉转、更美好。你想想鲁迅、老舍、朱自清……我们现代汉语就是在这些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基础上构建和丰富起来的，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现代汉语的基石。

读史札记

人生五计

□阿蒙

苏东坡贬谪黄州期间，听客人吟诵“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的诗句，当即追问道何人所作。由此一句，苏东坡和这位“深得幽雅之趣”的作者朱载上成为知己好友。

朱载上常常登门拜访苏东坡。有次苏东坡因为要完成抄写《汉书》的日课，而无法及时脱身迎接朋友。朱载上很诧异，说您这样过目不忘的天才，哪里需要抄书呢？苏东坡回答：我手抄三遍《汉书》，最初一段故事抄三个字作为标题，第二遍只抄两个字，现在抄一个字就行了。朱载上不解其意。苏东坡令人取来书册，请他随便举一个字，就应声背诵整段故事，竟然毫无线漏。朱载上心悦诚服、大为赞叹，回家后教育儿子朱新仲：“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邪？”

这是南宋笔记《耆旧续闻》中记载的一件小事。与其说是一则史料秘闻，不如说是一则育儿故事。相较于有“谪仙”之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的苏东坡，反而是被自家父亲判断为中等智商的朱新仲更令人感觉亲切。

朱新仲并非泛泛庸才。《耆旧续闻》和《容斋随笔》中都曾记录，他18岁就能做出色的乐府诗词，很多文人一见之下“惊赏不已”；朱载上听闻后虽表面上责怪他不好好读书，心里却暗自窃喜，认为“此儿他日必以文名于世”。《挥麈录后录》也记载了朱新仲出仕后的两阙小词，文雅精巧，见机用典，已展现出“诗老文奇”的端倪。

《容斋随笔》中提到朱新仲常常把“人生五计”挂在嘴边。他说：人的寿命姑且按七十年计算，那么十岁左右叫“身计”，因为一切听从父母安排，儿童只要活着就行；二十岁时应为“家计”，因为已经长大成人，该为自身前途命运努力了；三十岁到四十岁主要为“家计”，必须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去做，才能壮大家门、子孙繁盛；五十岁身心俱疲，就只为“老计”，勇气、智慧、经验都已尽数施展，只好收起名利心，如蚕



作茧一般安分守拙了；六十岁后称“死计”，那时的人就像夕阳西下、朽木尘土一般，需要静心内观，让自己死而无憾。

朱新仲一边把“人生五计”讲给别人听，一边观察对方的情绪反应。他发现，人们听到“身计”就微笑，听到“家计”就快活，听到“老计”就沉默，听到“死计”就大声嘲笑讽刺他。朱新仲想：难道我的“人生五计”不符合现实吗？还是人们都讳老忌死呢？

巧的是，朱新仲其人确实活了七十年。他的“人生五计”如同一面镜子，不仅清晰地呈现了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如实映射出无数普通人们对生活相似又相近的规划。

900年过去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对“人生五计”的继承也更加灵活而富有变化。得益于医疗技术和大众认知的提升，小朋友们在“生计”这个基本需求之外，也有更多实践性、创造性的活动，要努力迈出探索世界的、最初的脚步；由于身体素质的提升、生存危机的降低以及劳动力的解放，人们投入到“身计”和“家计”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了；“老计”和“死计”更是可以延后待议，毕竟退休年龄可能会延迟，谁又能断定老年人不能开创事业、获取成功呢？

“计”只是我们给予人生的思量与安排。在年龄这条横轴上，代表个人身体健康、命运发展的抛物线起伏，而终结于某个未知的顿点。一些老年人在言谈话语中讳老忌死，却在日常生活中早早做起了“老计”和“死计”的安排，又岂是他们为“身计”和“家计”努力拼搏、奋发向上时所能预见的？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颜威

零售
专供
专卖



61935970566666